



發言一：

聽完蕭新煌教授的談話，我覺得台灣社會是有曙光的；當然，到底是曙光抑或沉淪，歷史會有不同的角度和面貌。我想大家都認同台灣目前最棘手的問題是「國家定位」，對此，我也贊成蕭教授的看法，亦即兩千年的政黨輪替，絕對有正面的作用。例如，以往國民黨總以開羅宣言建立台灣的主權，然而現在他們至少願意接受中日和約，這就是社會力量促成的改變。至於中日和約對領土的定義，我認為絕對是以「有效統治範圍」而言。

蕭教授也談到憲法問題。憲法包括很多項目，和國家定位有關的部分，如領土、範圍、疆域等。從一九四八年立憲以來，論及領土，憲法用語是「依其固有之疆域」，我們長期以來也將「固有」視為是歷史上的意義，但其實並不應該採取這樣的角度，否則遠溯至蒙古時代，歐洲也要歸於中華民國所有了。

我覺得五十年來，許多滿口講憲法的人從來沒有了解過修憲過程，例如媒體、政府官員一直使用「國民政府」代稱「中華民國政府」，但在一九四八年以後，根本就不該有「國民政府」四個字；國民政府是一九四八年以前中華民國政府的領銜機關，相當於現在的總統府，蔣介石先生當年是國民政府主席，所以叫「蔣主席」，他之後擔任中華民國總統，所以叫「蔣總統」。老是說「國民政府」的官員，顯示他們並不了解修憲過程，當然也不知所謂「依其固有之疆域」是何意思。我認為，由於「疆域」問題必然牽扯海峽對岸的敏感神經，因此若改成「有效統治範圍」，整個問題就可以化解，連修憲都不用。

### 發言二：

憲法總綱規定中華民國領土「依其固有之疆域」，也許與當時制憲者的想法有關，他們可能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可以收回的疆土納進來，因此使用概括性的字句，希望保持彈性。關於制憲史料，雷震先生曾經寫下不少手稿，現在保存在中研院近史所，可以開放查閱，如果大家對憲法有興趣，不妨多多利用。

## 發言二：

我一直在思考，台灣民主社會的建立，與「公與義」的關係何在？這裡大概有兩個層次可以深入：第一，民主政治本身能否促進政治權益上的公平，亦即維護正義？反過來說，我們要求的社會公平的原則能否體現？第二，假設今日的民主政治沒有任何混亂發生，社會上不公不義的問題，能否受到較好的解決？請教主談人與各位與談人。

## 發言四：

過去我曾擔任三屆立委，對於現在社會給予立法院的評價，我替立法院感到一點委屈。總的來說，立法院經歷過法統初建的階段、肢體語言興盛的階段，以及黑道進入的階段後，我覺得有兩個因素，使我們必須對立法院有持平的回應。第一點，上一屆是立法院黑道最旺盛的時候，但是黑道在立法院不會快樂，完全沒有成就感，因為擔任立委需要專業、需要集中精力，而不只是「呼朋引伴」。如果可以藉由二、三屆的選舉，讓那種「呼朋引伴」的環境弱化，使黑道因素成為國會的歷史，這就代表一種進步的發展。

第二點，我是少數對預算審查相當用功的立委，但是相較於今天的立法院，恐怕我有些地方也是做不到的。因為今天的在野黨是當年的執政者，對於預算細節瞭若指掌，現在遇上一個欠缺經驗的執政黨，自然容易鉅細靡遺的監督。當然，接任的當家勢必會比較辛苦，但換個角度來看，只要日後政黨輪替成為常態，像今天這樣的預算審查成效亦會成為常態，也就是說，今日的痛苦一定會換來整體的進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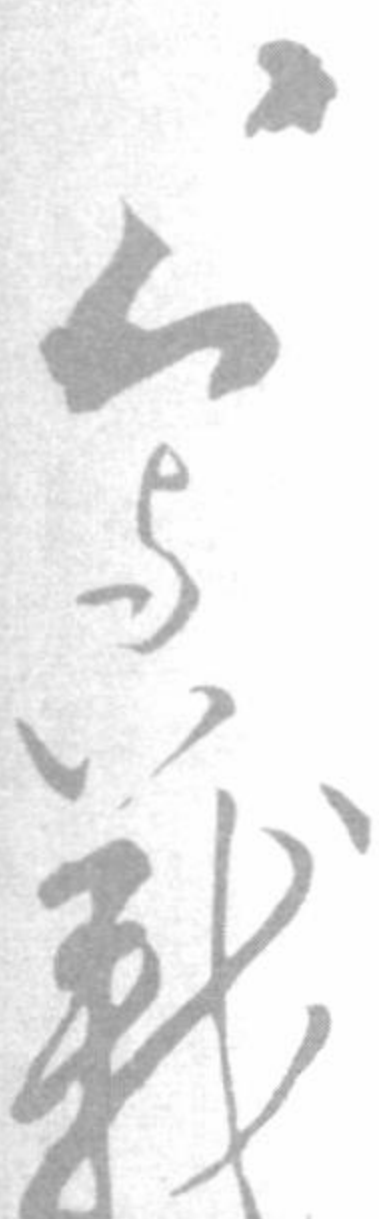
無論我們如何評論立法院，以我擔任三屆立委的經驗，這一屆對於預算的用心監督，是前所未有的，就此我認為應該要給立法院正面的鼓勵。此外，針對黑道立委在國會的逐步退位，我們也可以給予一個正面的解讀。

朱雲漢 回應：

從上一場到這一場的討論，顯然大家對於民主的價值已有較高的共識，對於今日政治亂象的癥結也有一致的診斷。我認為，台灣作為我們共同生活的社會，不論它的名稱或結構如何，其實質內涵相當重要。以共同體的建構而言，假定正名運動成功，出現台灣共和

國，那麼這個社會是否公義、是否具有良好的民主品質、是否愈來愈接近均富的社會經濟，都是必須被檢驗的關鍵；徒有特定的建國理念，而缺乏實質內涵，其實會非常空虛，處境也十分危疑。同樣的，倘若想維持中華民國的框架，也要面對實質內涵的挑戰，所有檢驗的標準不會出現任何放鬆，相關責任無法迴避。公義、民主、均富也許看起來是老生常談，但它確實符合很多人的憧憬。

其次，法治、憲政體制、人權保障與公義之間，到底有何關聯？在政治學理論裡，代議民主對自由權、財產權，以及政府的管轄職能界線，一概非常重視，這種自由民主對社會既有的公平和不公平，究竟會造成複製、加速惡化，抑或改善呢？其實沒有清楚的定論。只能說弱勢團體在這套政治遊戲的規則下，主觀上比較容易激發、動員其行使權利與進入政治參與的力量，而在客觀上，倘若弱勢團體組成政治組織的實際行動，不會遭遇特殊的障礙，則也應有助於矯正經濟的不公平。公共政策的因果是互動的，稅制、教育經費都是這個環節的關鍵角色，然而誰來掌控政策？代表弱勢的群體能夠發揮多大力量？政治



群體的領導人本身有無願景？這些必須交叉考慮。我認為政治人物不完全只是在政治市場「尋求」多數人的要求，他們其實也在「引導」一般人認為什麼才是可行的、可欲的；所以政治人物有沒有願景很重要，接著是如何凝聚共識，再轉換成振興方案的問題。

台灣本來的條件不錯，我們有大量的中產階級，相較於其他開發中國家，發展潛力不容忽視。然而，面對全球化與兩岸經濟的競爭，民主治理的效能能否展現，勢將影響全局。我們社會沒有任何本錢分裂，因為在處理分配、再分配的工作上，需要高度的社會整合。可惜在促進社會整合方面，高科技產業的意願不大，但政治獻金卻能一擲千金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如果能夠廢除減稅條例，這些企業本來應該繳納的十億元、百億元稅金，就可以投入教育、社福、技能再訓練。由此可見，這套東西還有好幾個死結必須打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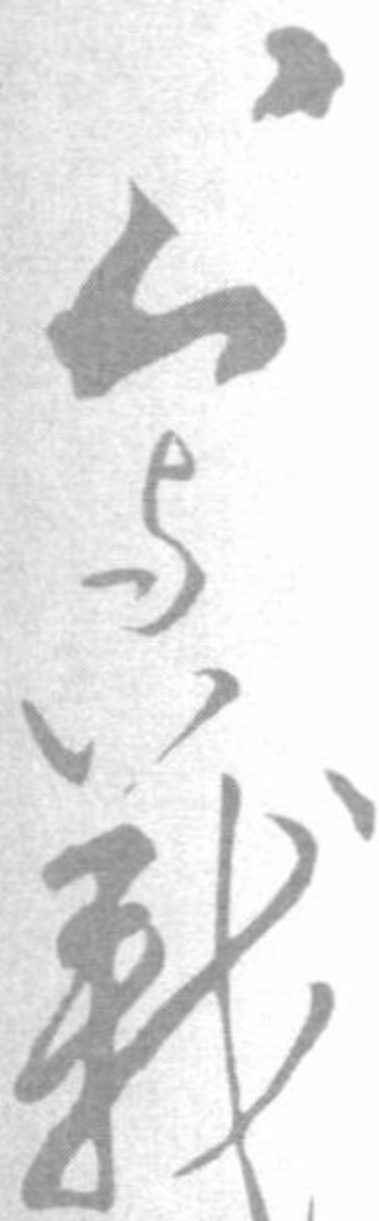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台灣的國家結構定位，事實上並非我們自己可以完全決定，如果沒有這個體認，等於完全的迷失。台灣戰後的地位是由大國決定，這是國際環境的事實，我們想片面拋棄或切斷，恐怕也無濟於事，現在的重點是如何在舊瓶裝入新酒以適應情境。由國際對這次

公投的反應，不難想像「正名公投」的可能性已經被否定了，因為凡是涉及到兩岸關係的公投，內、外部一定都有爭議，並且僵持不下。對於明確主張「一中一台」的人，也許非常急切地想要丟掉很多歷史包袱，可是在我看來，「一中一台」不但在黨內沒有共識，國際現實也沒有這個條件。總而言之，有關台灣的地位問題，涉及到兩岸與國際情勢，現實的可能與可欲的共識是一切的基礎，再來才能談情感與主觀的需求。

### 羊憶蓉 回應：

我很喜歡黃煌雄監委剛才的談話，雖然大家對現在的政治變化都是不滿、無奈，但我覺得台灣前途還算樂觀，因為老百姓內部有一股動力，從以前選舉的鐘擺效應，到政黨輪替後，知識份子或中間選民對政黨的印象和期待，都已經有很大的改變，這些也許會是促成制度化進步的可能。

民主的機制是否可能造成公平正義？我認為有可能。譬如從兩個泛政治集團互鬥之後，漸漸可以聽見中間選民的聲音，開始要求達成新的社會公平正義，他們不做明顯的政



治訴求，而以追求公平正義為主。易言之，現在比較值得擔憂的是社會價值觀分裂問題。就社會價值而言，當務之急是要重新建立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期待，亦即回到價值觀的重塑，希望大家有是非感。

事實上，我今天的談話對自己來說其實有些諷刺，因為十幾年前我剛回國，曾經與沈清松教授進行對談，他提出社會要有典範，我則是極力反對，認為台灣剛剛掙脫威權社會的束縛，應讓每個人有多元的發揮；不料十幾年後，我卻回頭主張社會的確需要是非感、需要重建價值觀，而這也是我眼中台灣社會最大的危機。雖然許多人覺得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國家認同、統獨情結造成社會的撕裂，但是我對於這種說法卻有些懷疑，因為今天真誠信仰「統」或「獨」的人非常少，大部分的所謂統派和獨派都是站在「台灣優先」、「維持現狀」的立場上，只是統、獨已經變成非常容易使用的符號。進一步來說，今天的社會鬥爭是兩大利益集團鬥爭所造成的結果，他們本身完全沒有真誠的政治信念。由此亦可見，對於法治，台灣確實需要重新建立信仰，同時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是非的價值觀念。



蕭新煌 回應：

針對羊教授的感慨，我的回應是因為打破了威權、建立了民主，所以我們今天才能談「公與義」的問題，所以這是一個奢侈的問題。在不民主的時候，公與義不成問題，因為完全沒有辦法談論；但是有了民主架構之後，也不能保證公與義的問題就此消失，例如美國、英國，到現在還是有經濟、貧富、階級等不公不義的狀況。總之不民主，可能就是不公平、不正義，民主至少可以稍微突破這樣的問題。

我在文章中提到四個大問題，我認為問題嚴重性的排序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但解決的步驟是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也就是要從distrust變成public trust，讓社會改革運動持續不墜，包括要弄清楚是非何在，並給予政黨進步的壓力也要有是非。我們的確無法一開始便處理國家認同的問題，那會愈理愈亂，所以要從民間開始，比較不困難。

我認為公民素養是可以期待的，法治社會也是必需的。同時，台灣應當減少犬儒主義，也許藍、綠兩大集團都很壞，或者也不是那麼壞，但是我們必須釐清分別壞在何處，



甚至促使改變，不然選來選去都一樣。如果我們也失望、也悲觀，那就很難扭轉乾坤了，所以對此我的態度還是蠻樂觀。另外，我同意剛剛黃委員替立法院講公道話，不過不能替立法委員辯護，因為立委在個別比較下，確實有某些人值得爭議，而現在立法院的制度性，是比以前好。

朱雲漢 回應：

小小補充一下，泛藍、泛綠都是有好有壞，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讓兩個陣營的好蘋果比較容易出頭，壞蘋果則要淘汰。

胡佛 結論：

有人把民主看成工具的價值、工具的過程，但也有人看成普世的價值。國民黨當初遷台，沒想到變成假戲真唱一路下去，而在這個民主的過程中，選舉也許暴露了許多弊端，讓人感到十分挫折，但是大家應該不放棄的繼續討論、改善，讓這場戲唱得漂亮，也就是把民主搞好，如此一來，其他的困難一定會更容易解決。我相信只要民主持續實踐，每個

人能夠心平氣和的討論周遭問題，社會必然能夠走向公與義，我們國家的前途、族群的前途，仍然非常有希望。

心與義